

#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期末報告

## 赴美待產：生育旅遊與跨國主義(第2年)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103-2410-H-004-003-MY2  
執行期間：104年03月01日至105年02月29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計畫主持人：康庭瑜

計畫參與人員：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張柔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許?源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王正彤

報告附件：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會議研究心得報告及發表論文

處理方式：

1. 公開資訊：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年後可公開查詢
2. 「本研究」是否已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否
3. 「本報告」是否建議提供政府單位施政參考：否

中華民國 105 年 05 月 31 日

中文摘要：本研究探討台灣赴美待產者的生育旅遊現象，研究問題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關於國家：探問美國作為生育旅遊的主要接收國之一，近年來對生育旅遊採取逐漸緊縮的治理手段，這些手段為何，而赴美待產的女人又如何回應和理解這些治理。第二，關於家庭，追問生育旅遊這種孕期之中跨國分住的家庭形式當中的性別分工如何被協商，而傳播科技在這種跨國家庭溝通中又扮演了何種角色。研究方法包括了訪談、參與觀察以及次級資料分析。參與觀察聚焦於洛杉磯周邊接待台灣女性的產婦中心密集的幾個市鎮，這些衛星城市是台灣赴美待產的最大目的地，研究者拜訪這些地區專營台灣和中國待產婦的產婦中心，並隨著這些待產婦拜訪她們日常生活的活動空間。訪談包含了正式的半結構式訪談和非結構式的談話，包含以下受訪者：第一，赴洛杉磯待產的女性，與赴美待產相關的國界管理機構，第二，訪談洛杉磯當地相關產業的業者和服務人員。次級資料分析聚焦於赴美待產相關的國界管理機構的訪談和其發布的文件和訪談資料。研究發現可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關於國家對於生育旅遊的治理方面，可分為兩個面向，國界之上的治理與國界之內的治理，兩者雖各有不同的治理對象、不同的參與治理的單位、和不同的權力作用機制，但兩者皆指向新自由主義式的國界想像，即，若是你經濟自主且資本累積能力高，則國界歡迎你進來。第二，關於生育旅遊中的跨國家庭勞動分工的協商，本研究的資料指出，在這類跨國生育的母職經驗裡，女性受訪者在懷孕、生產和產後初生嬰兒照護階段中多數時間與其它家庭成員跨國分居，這挑戰了當代家庭對於生育階段家庭勞動分工的常規。她們使用各種傳播科技創造出與跨國分居的配偶之間的虛擬的共存感，這種虛擬的共存感一方面滿足生育階段家庭分工常規被違反的情感後果，然而，它同時也是一種情感勞動，懷孕女人的身體在家庭溝通中扮演著「親密的景觀」的角色，跨國生育的女人被期待透過視覺化的傳播科技使用來維繫胎兒／新生兒和家庭成員之間的親密，同時，透過虛擬的共存，懷孕女性的身體從事生育勞動也在跨國家庭通訊中被監控。

中文關鍵詞：生育旅遊 跨國家庭 性別 傳播科技 赴美待產

英文摘要：Birth tourism is an emerging phenomenon in North America. From China, South Korea, Mexico, Taiwan to Turkey, pregnant women seek to sojourn in North America, California in particular, in order for their offspring to be born in the destination country and receive its citizenship. This study examines this phenomenon in the context of Taiwanese women sojourning in Los Angeles. The research questions are twofold. Firstly, this study inquires into the ways in which the government of the destination country manages birth tourism and how the women experience and make sense of these governing practices. Secondly, it explores the role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in forming and informing the flow of the women. It adopts documentary analysis of policy paper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with birth tourists, maternity hotels for birth

tourists and relevant governing authorities. With regard to the role of the state, the practices of border management authorities are joined by ethnic businesses for birth tourism, which lead to the formation of neoliberal spatiality by scrutinizing and categorizing transnational reproductive women into good pregnancy and bad pregnancy according to their economic power. With regard to the role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e dual role of new media use in transnational expectant motherhood. On the one hand, it is empowering for the women, and yet on the other hand, brings women back to the gendered bodily norms during pregnancy.

英文關鍵詞：Birth tourism; transnational family; gender; ICT; birth tourism

#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期中進度報告/ 期末報告)

## 赴美待產：生育旅遊與跨國主義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MOST : 103-2410-H-004 -003 -MY2

執行期間：103年3月1日至105年2月29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政治大學新聞系

計畫主持人：康庭瑜

共同主持人：無

計畫參與人員：許峯源、王正彤、張柔

本計畫除繳交成果報告外，另含下列出國報告，共 2 份：

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期末報告處理方式：

1. 公開方式：

非列管計畫亦不具下列情形，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年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2. 「本研究」是否已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否 是

3. 「本報告」是否建議提供政府單位施政參考 否 是，\_\_\_\_\_（請列舉提供之單位；本部不經審議，依勾選逕予轉送）

中 華 民 國 1 0 5 年 5 月 3 1 日

## 摘要

本研究探討台灣赴美待產者的生育旅遊現象，研究問題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關於國家：探問美國作為生育旅遊的主要接收國之一，近年來對生育旅遊採取逐漸緊縮的治理手段，這些手段為何，而赴美待產的女人又如何回應和理解這些治理。第二，關於家庭，追問生育旅遊這種孕期之中跨國分住的家庭形式當中的性別分工如何被協商，而傳播科技在這種跨國家庭溝通中又扮演了何種角色。研究方法包括了訪談、參與觀察以及次級資料分析。參與觀察聚焦於洛杉磯周邊接待台灣女性的產婦中心密集的幾個市鎮，這些衛星城市是台灣赴美待產的最大目的地，研究者拜訪這些地區專營台灣和中國待產婦的產婦中心，並隨著這些待產婦拜訪她們日常生活的活動空間。訪談包含了正式的半結構式訪談和非結構式的談話，包含以下受訪者：第一，赴洛杉磯待產的女性，第二，赴美待產相關的國界管理機構，第三，訪談洛杉磯當地相關產業的業者和服務人員。次級資料分析聚焦於赴美待產相關的國界管理機構的訪談和其發布的文件和訪談資料。研究發現可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關於國家對於生育旅遊的治理方面，可分為兩個面向，國界之上的治理與國界之內的治理，兩者雖各有不同的治理對象、不同的參與治理的單位、和不同的權力作用機制，但兩者皆指向新自由主義式的國界想像，即，若是你經濟自主且資本累積能力高，則國界歡迎你進來。第二，關於生育旅遊中的跨國家庭勞動分工的協商，本研究的資料指出，在這類跨國生育的母職經驗裡，女性受訪者在懷孕、生產和產後初生嬰兒照護階段中多數時間與其它家庭成員跨國分居，這挑戰了當代家庭對於生育階段家庭勞動分工的常規。她們使用各種傳播科技創造出與跨國分居的配偶之間的虛擬的共存感，這種虛擬的共存感一方面滿足生育階段家庭分工常規被違反的情感後果，然而，它同時也是一種情感勞動，懷孕女人的身體在家庭溝通中扮演著「親密的景觀」的角色，跨國生育的女人被期待透過視覺化的傳播科技使用來維繫胎兒／新生兒和家庭成員之間的親密，同時，透過虛擬的共存，懷孕女性的身體從事生育勞動也在跨國家庭通訊中被監控。

**關鍵字** 生育旅遊 跨國家庭 性別 傳播科技 赴美待產

## Abstract

Birth tourism is an emerging phenomenon in North America. From China, South Korea, Mexico, Taiwan to Turkey, pregnant women seek to sojourn in North America, California in particular, in order for their offspring to be born in the destination country and receive its citizenship. This study examines this phenomenon in the context of Taiwanese women sojourning in Los Angeles. The research questions are twofold. Firstly, this study inquires into the ways in which the government of the destination country manages birth tourism and how the women experience and make sense of these governing practices. Secondly, it explores the role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in forming and informing the flow of the women. It adopts documentary analysis of policy paper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with birth tourists, maternity hotels for birth tourists and relevant governing authorities. With regard to the role of the state, the practices of border management authorities are joined by ethnic businesses for birth tourism, which lead to the formation of neoliberal spatiality by scrutinizing and categorizing transnational reproductive women into good pregnancy and bad pregnancy according to their economic power. With regard to the role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e dual role of new media use in transnational expectant motherhood. On the one hand, it is empowering for the women, and yet on the other hand, brings women back to the gendered bodily norms during pregnancy. On the one hand, a variety of new media tools allow the absent husbands to reconnect with their role of expectant fathers by taking up the responsibility of taking care of pregnant women, ranging from offering emotional support to arranging physical caretaking. This renders pregnant women more emotionally satisfied, reporting virtual co-presence with their husband as a main way of dealing with loneliness and anxieties during pregnancy. On the other hand, the husbands' reassertion of expectant fatherhood using new media also means mothers' bodies are constantly subject to their husbands' gaze, especially with synchronous visual tools such as SKYPE and FaceTime. This is because pregnant bodies serve as a "spectacle" that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family intimacy during expectant parenthood. Mothers are burdened with sole responsibility of emotional labor to maintain intimacy between the fetus and the father and of the fetus's wellness. To manage this digital surveillance, some mothers develop strategies of resistance with regard to new media uses. This includes the choice of less media-rich tools and the delayed use of new media, which allow for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ance from the digital gaze of the father.

Keyword Birth tourism; transnational family; gender; ICT; birth tourism

## 壹、前言

在許多的東亞國家，生育旅遊 (birth tourism) 是近十數年來盛行的現象。生育旅遊有時也被稱作嬰兒旅遊 (baby tourism) 或母體旅遊 (maternity tourism)，它指的是懷孕的女性到採取出生公民權 (birthright citizenship) 的國家生產，為了使其子代取得當地的公民身分，而在生產期間短暫的停留在該目的地國。台灣的生育旅遊以赴北美為大宗，可以被放在台灣中產和菁英階級彈性公民權 (flexible citizenship) 的家庭策略來理解 (Ong 1999)。從九零年代末期，彈性公民權的概念興起，最初用來討論台灣與香港中產和菁英階級的家庭，為追求家庭經濟社會和文化資本的累積，透過投資和子女教育等各種方式，把部分家庭成員和資金送往北美，獲得當地的公民身分。然而，過往討論台灣或甚至是香港和新加坡彈性公民權策略的文獻，都聚焦於未成年子女前往北美受教育並取得公民權，或他們的母親伴隨著移動的情形，並未聚焦於生育旅遊現象 (Hamilton 1996; Ley 2010; Olds 1998; Ong 1999; Nonini and Ong 1997; Waters 2005, 2006 among others)。本研究聚焦於生育旅遊的脈絡，討論這個過往彈性公民權文獻尚未大量討論的現象。

生育旅遊雖然是一個越來越興盛的現象，卻仍較少文獻從實證資料的角度討論。過去有針對愛爾蘭生育旅遊脈絡的文獻 (但愛爾蘭已修憲取消屬地主義公民權)，這些文獻多數是以法律、政策和政治論述分析的觀點來討論生育旅遊 (Fanning and Mutwarasibo 2007; Harrington 2005; Mullally 2005; Shachar 2009; Tormey 2007)，<sup>1</sup>文獻也開始討論中國產婦赴香港生產的「雙非子女」所帶來的社會和政治經濟效應 (黃宗儀、胡俊佳、賴彥甫 2014)。然而，以美國為目的地的生育旅遊，雖為目前生育旅遊的主要脈絡，且其人數、相關的法律管制和輿論中的緊張也日漸升高，但目前國內外皆甚無研究介入。<sup>2</sup>而這也是台灣最盛行的生育旅遊脈絡，因此也是本研究聚焦的脈絡。

---

<sup>1</sup> 愛爾蘭在 2004 年前採屬地主義公民權。但已經由 2004 年修憲公投廢除這個制度。

<sup>2</sup> 目前對於美國脈絡的出生公民權的研究，以法律和政策的分析為大宗，甚少實證研究，並且主要聚焦在無證 (undocumented) 移民女性所生育的子女 (anchor babies) (如：Huang 2008; Ignatow and Williams 2011)，尚無針對生育旅遊 (持觀光和其他短期訪問簽證短期停留的女性) 所發表的研究。

美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採取屬地主義(jus soli)的國籍規範，「凡出生或歸化於美國並受其管轄之人，皆為美國及其所居之州之公民。」，外籍父母的孩子若是在美國生產，則孩子取得美國公民身分。這項規定吸引了想為孩子取得美國公民身分的父母到美國生產。根據目前粗估的資料，赴美的生育旅遊最大多數族群為來自台灣和中國大陸的母親，其餘如南韓和土耳其也是赴美生育旅遊的常見族群（Chang 2013； Davies and Boyle 2013; Johanson 2013； Shuman 2013）。

台灣家庭赴美的生育旅遊在近年來，在經濟規模上、輿論中、和法律規範的面向上，都發生了重要的轉變。最早自 1980 年代以來，南加州的台裔移民便開始發展接待台灣生育旅遊者的服務產業。到了 2000 年代末期，隨著中國大陸赴美簽證的鬆綁，早期的台灣生育旅遊業者往中國大陸攬客，中國生育旅遊者的加入，使得南加州生育旅遊經濟的規模快速擴張。到了 2010 年，美國全國性的媒體、南加州當地媒體以及加州數個公民組織，開始聚焦於台灣和中國大陸的赴美者，針對赴美生育旅遊現象提出批評（相關報導見 Johanson 2013； Medina 2011）。同一時間，加州政府和地區議會也開始研商規制生育旅遊的可能性。在法律執行的層次上，懷孕的非美國籍女性在美國生產，雖不違法，但自 2013 年起，洛杉磯地方政府開始以消防法、稅法、和社區安寧法等地方方法規，取締部分產婦中心和待產民宿業者（相關報導見丁曙 2013; Newcomb 2013）。在 2015 年，中央政府層級的聯邦執法機構介入，針對中國和台灣裔業者經營的機構，以簽證詐欺起訴產婦中心業者教導待產婦於入境時不申報入境目的，部分待產婦於入境時未申報行程目的為待產，也遭到搜索（相關報導見 Kim 2015; Gorman 2015; Kim and Shyong 2015）。這個日漸緊縮的治理，正是本研究中赴美女性生育經驗所座落的背景。

## 貳、研究目的

本文研究目的有二，第一，探問生育旅遊中國家的角色，第二，探問生育旅遊中家庭的角色。第一個問題著眼於目的地國如何治理生育旅遊，特別是當 2010 年後，洛杉磯地方公民團體的倡議引起全國性媒體的報導，自中央政府到洛杉磯地方政府開始採取一系列的政策和執法來回應。本研究第一個研究問題，一方面探討這些國家對於生育旅遊的治理手



段為何，另一方面探問自台灣赴美生育的女人又如何經驗和協商這些治理。第二個研究問題著眼於家庭，討論出國生育這種跨國分居的形式當中，家庭中勞動分工的形式為何，這個分工又是如何協商出來的，而傳播科技在協商和維持這種分工之中又扮演了何種角色。

## 參、文獻回顧

本文的研究問題分為兩個面向——國家的角色和家庭的角色，文獻回顧分別就這兩個問題依序開展。

### （一）國家與生育旅遊

#### 一、 國界管理與生殖的女性

女性主義對於國族主義和國家的討論一直以來都指出，國族主義如何將國土的邊界與國族女體的邊界想像為重合。這個文獻指出在國族主義捍衛國家領土的論述中，女人總是被當作是國土的象徵。和國土一樣，她們等待被捍衛，呼應了主體／客體、男性／女性、愛國者／國土的二元符應對立。她們和國土一樣，不能被異己侵入，因而女體的邊界便是國家的疆界。此外，國族主義的論述時常描繪她們的生殖力為國家存亡的關鍵，懷孕的女體被描繪為豐沃的國土，兩者都孕育滋養國家的後代（Kanaaneh 2002; McClintock 1995; Yuval-Davis 1997）。

因此，性與生殖是國家要捍衛的權力場域。Foucault(2003)寫道，那些被視為私人的瑣碎的性的實踐，實則都是國家凝視之眼時時監控的地方。這個論點在後殖民研究發現中，更進一步被證實。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的邊界，需要透過對於特定種族的性的監控來完成（Stoler 1995）。而女人的性實踐，就是這種監控的核心目標，各種性的道德論述和道德經濟圍繞這者裡開展。女人的性實踐不是私人的選擇，因為她們生殖的身體是國族的。特定種族的性與生殖因此是國家權力需要大力嚴密監控的場域。

由此一理論觀點來看移動女性的性與生殖監控，則更能解釋許多當代國家的相關政策。許多國家對於女性移民進行常規性的懷孕檢測（如：台灣的例子見 Lan 2008，更廣的案例見 U N 2009）。國家的人口政策獎勵某些族群的人多生育而某些族群人口則不用(Hill Collins 2004)。國家的國界監控機構（如：台灣的移民署）則常規的驗證移動女性的性實踐是否符合主流論述想像的性實踐，符合者才能被歸類到「真結婚」的移動類屬，得到法律的保障（陳美華 2010）。

這個對於女體和女性生殖力的道德恐慌，使得國家對於其國界管理也非常的性別化。國家在決定誰可以進入它的邊界，而誰需要被排除的時候，性別總是處在這些想像的核心位置。公民權時常被描繪為只能合理屬於特定的種族與性別，建構出好的移民與壞的移民的二元對立，前者可以獲贈公民權，而後者是失格的公民，不應取得或應被剝奪公民身分。這個好的移民的想像，一方面是種族的控制，一方面是性的控制。移民女性的生殖力，被問題化（problematized），被描繪為失控的性與生育。移民女性被看作是最有潛力翻轉一個國家或國族的公民權秩序和國籍秩序，她們是一個國家想像陌生人和外來者時最重要的符號（Lentin 2004）。

## 二、 新自由主義與國界管理

上述文獻指出國家對於外來者的恐懼如何促成國界管理對於有生殖力的他者女人的道德恐慌，而本研究結論試著指出，與這種道德恐慌交纏的，是新自由主義式的國界邏輯。國界為了迎來資本與技術，而對某些特定的移動者大開方便之門，這股浪潮被稱為國界的新自由主義化（neoliberalization of borders）（Varsanyi 2008），或國界的消費主義化（consumerization of citizenship）(Rose 1999)。移民法規的彈性化，是為了追求國家在全球資本流動中的競爭力，如：新加坡的科學園區設立及其中科技人才的類公民權利（Ong 2006）；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追求市場的自由化，簽訂協議讓商務專業人士在北美國界間更自由的流動（Spark 2004）、或是台灣移民政策的階級主義（曾嫻芬 2005）等。

新自由主義的國界法規，將人口依照其市場價值進行分類，這些法令規範了誰能進入國界，或誰能較快速的進入國界，使得擁有市場所缺乏的技術和資金者能較快速的跨國流動。在此同時，政府治理的私有化和市場化邏輯，也表示福利支出的刪減成為一種新自由主義時代的基本倫理：「經濟自主並且不福利依賴者，才是國家理想的移動者」，這些人被稱作新自由主義公民（neoliberal citizens）。

本文的研究發現將指明，對於具生育力的他者女性的排外情緒如何結合了新自由主義的論述，來正當化並理性化對於生殖的他者女性的恐慌。本研究的資料並指出，這些以新自由主義論述的形式出現的恐慌，體現在國家對於這些女性的治理手段之中，也體現在私部門配合國家的相關執法時，所產出的論述之中。

## （二）家庭與生育旅遊

### 一、彈性公民權：追求彈性資本累積的跨國家庭

本研究的第二個研究問題聚焦於家庭在生育旅遊中的角色，台灣赴美的生育旅遊流動，可以放在長期以來台灣中產和菁英階級與北美建立的跨國散居家庭形式的脈絡來理解。跨國家庭（transnational family）是一個持續茁壯中的研究領域。跨國散居家庭，是全球化社會人的快速流動之下的產物。跨國空間的散居可能是短期或是長期的家庭狀態，它指的是「家庭的核心成員分佈在兩個或是多個國家，但成員持續共享家庭的經濟支持系統和凝聚統合的狀態」（Huang and Yeoh 2005: 380）。這些家庭除了透過經濟和金錢資源的互助，也透過探視和其他通訊的方式，來維持親密關係和家庭照護（Baldassar 2007, 2008; Climo 1992; Hondagneu-Sotelo and Avila 1997; Parreñas 2005）。台灣跨國家庭的研究，最常探討的脈絡可大略分類為兩種。第一，勞動階級的跨國家庭形式，最常被討論的家庭形式之一為抵台工作的女性移工的家庭安排（如：藍佩嘉 2008）；第二，台灣中產和菁英階級家庭的跨國資本累積策略（北美的例子如：Ley 2010; Ong 1999; Waters 2005, 2006 among others; 中國的例子如：Shen 2005; 越南的例子如：龔宜君 2010，以及許多其他重要的研究）。

台灣赴北美生育旅遊的家庭，即座落於第二種跨國家庭的脈絡之中，即：中產和菁英階級家庭的跨國資本累積策略。Aihwa Ong (1999)「彈性的公民權」概念最初用來描繪香港和台灣中產和菁英階級家庭採用各種跨國的空間策略，進行家庭經濟、政治或文化資本的累積。這些家庭的成員和資本都擁有高度跨國移動力，他們穿越國家地理疆界，擁有彈性的全球空間經驗。北美是這些台灣家庭跨國經驗的重要空間。他們將第二個國家的公民身分，視為個人和家庭跨國參與勞動市場的工具，和一種彈性的累積資本的策略，而非國族認同和歸屬感的來源。

數十年以來，為子女取得西方國家國籍，一直是台灣中產和菁英階級家庭之中流行的家庭安排。其中，最主要的形式是男性白領和創業家留在台灣，其妻子陪著子女赴北美求學，取得西方文憑和北美國家公民身分，此外，也有一些家庭是妻子負擔起經濟的勞動義務，由丈夫伴隨孩子到北美接受教育和取得國籍，或由子女獨身前往北美國家取得西方高等教育文憑，父母留在台灣長居，或往復兩個國家之間旅居，稱作「降落傘孩子」(parachute kids) (Chee 2003; Zhou 1998)。

跨國移動性高的子代被認為可以為家庭帶來更多的經濟和社會資本。除此之外，文化資本是這些跨國家庭的重要考量因素，西方文憑在台灣的跨國家庭的脈絡中，被認為是布赫迪厄所說的「家庭的社會再製」(Waters 2005)。子女取得西方文憑和西方國家公民身分，象徵了家庭的繁盛，和階級的秀異性(Ong 1999; Waters 2005)。這些家庭將部分成員的跨國移動視為彈性的策略，這種彈性將允許他們在多個國家和地理脈絡之中隨時轉換，極大化家庭資源(Ong 1999)。

## 二、跨國家庭與生育勞動

彈性的公民權策略中的家庭勞動分工是非常性別化的，在彈性的公民權文獻之中，多數的狀況是父親負起家庭經濟責任(breadwinner)，母親負起家務照護的義務，在台灣和香港中產和菁英階級家庭遷居到北美的脈絡中，通常是母親陪著孩子遷居到北美接受教育以及申

請公民權，由於父親是家中主要經濟來源，跨國移動的人力資本貶值可能帶來不利的經濟後果，許多父親工作重心放在原生國（Ley 2010; Waters 2002）。

這種跨國家庭分工的性別化（即，什麼性別的人移動到什麼國家），往往是因為它環繞著「生育勞動」（reproductive labour）的分工政治開展（Lan 2008a, 2008b）。生育勞動包含了生產、照護子女、提供感情的支持、並且維持親族和社區關係（Anderson 2001；Lan 2008a；Lorber 1994）。這些遷移女性所從事的生育勞動可以是有償的或無償的（家務照護移工或母職），生育勞動可以是照護其他家庭的子代或是照護自己家庭的子代，這些移動也可能擁有不同形式的移民法地位（婚姻移民、短期簽證、家庭投資移民或移工），然而這些各式各樣看似不同的遷移女性故事，很大的一部分其實是生育勞動概念下的各種變異而已，生育勞動的概念蓋括了多數跨國家庭中女性移動者的遷移故事：誰負責遷移去哪一個空間做什麼事，很大一部分是家庭中生育勞動分配的政治所形塑。

赴美待產中女人的空間能動性就需要放在生育勞動的概念下來理解。赴美待產的家庭，和過去妻子伴著子女去北美就學因而形成分居狀態的家庭一樣，女人看似擁有較大的跨國空間能動性。這是因為女人身為生育勞務的提供者，需要隨著子代遷移，女人看似擁有跨國空間往返移動的能力，但實則是子代的空間能動性所帶來的副產品。家中的母親為了子代能取得西方的公民權和教育，因此遷移到北美，進行生育勞動。而父親由於多半為經濟提供者，在遷移的過程中人力資本的減損不易在目的地國得到經濟優勢，因而較女人更固著於原生國空間中。

赴美待產的女人與過往彈性的公民權討論赴北美伴讀的母親此一家庭策略的文獻不同的是，過往文獻討論的遷移往北美的母親，是為了照顧就學的子代，而在生育旅遊的例子裡，遷移是為了生產子代。本研究透過分析赴美待產，試著指出彈性公民權策略中，女人的生育勞動，並不僅限於過去所聚焦的「育」，也關於「生」，而「跨國生」的空間經驗與「跨國育」的空間經驗不完全相同。跨國家庭中的女人從事的生育勞動，除了過往文獻所討論的學齡和學齡前子女的陪伴與照護之外，待產和生產過程和初生兒照護的勞動，也是她們

勞動的重要內容。生與育是兩種緊密關聯的勞動，但也各有不同的空間化面向：和陪伴子女赴北美就讀的伴讀母親相比較，赴美生產的母親進行生育勞動所進行的內涵、「跨國生」所牽涉到的生育勞動家庭分工、以及這些分工中的規範和權力關係，都不相同，因而需要進一步討論。本文因此著眼於此，先討論跨國生育前如何形成跨國生育此一家庭分工決策與協商過程，再討論跨國分住時的家庭生育勞動分工態樣，以及傳播科技在這個過程當中扮演的角色。

## 肆、研究方法

### (一)研究方法與樣本

這個研究的資料來自於訪談、參與觀察以及次級資料分析，根據本文的研究架構，發展出以下的資料蒐集設計。參與觀察聚焦於洛杉磯周邊接待台灣女性的產婦中心密集的幾個市鎮，這些衛星城市是台灣赴美待產的最大目的地，也是赴美生產產業鏈串連的地方。這些衛星市鎮的最大多數族裔都是華語人口，包含：Rowland Heights、Monterey Park、Hacienda Heights、San Gabriel、Walnut。研究者拜訪這些地區專營台灣和中國待產婦的產婦中心，並隨著這些待產婦拜訪她們日常生活的活動空間如當地社區公共空間、街道、社區超市、公園、醫院、較遠的購物中心等。這些參與觀察的資料，提供待產婦的日常生活空間資訊，從空間的物理特質，到空間的社會面向，包含：空間的社會分類（商業空間、公共空間、私人空間……等）、空間中的身體規範、到空間中的人際互動，這些資訊提供空間中權力關係的細節。

訪談包含了正式的半結構式訪談和非結構式的談話，包含以下受訪者：第一，赴美待產經驗的女性，這類訪談提供赴美待產女性的空間經驗觀點。這類受訪者的來源，包括研究者在加州田野研究的過程中找尋受訪者，以及由研究者的社交網絡之中推薦，再由這些受訪者之中進行滾雪球的抽樣方法。這包括了半結構式的訪談，以及田野研究過程之中與更多報導人所進行的非結構式的談話。第二，本研究訪談與赴美待產相關的國界管理機構，包含：洛杉磯市政府負責查緝生育旅遊產婦住所的工作小組、美國海關移民官員、台灣移民署駐外單位、台灣駐外辦事處。這一類的訪談資料主要說明國家對於生殖的女體移出與移

入國境的想像，與國家如何使用行政和立法的具體行為來規範這些遷移。第三，訪談加州當地相關產業的業者和服務人員，包含產婦中心的經營者和它們的司機、清潔人員和月嫂（產婦飲食烹飪和嬰兒照護人員），這一類的訪談說明非國家的、私部門的行動者，在形塑跨國生殖女體的空間經驗中，扮演怎樣的角色。

本研究也採用次級資料分析。這些分析聚焦於赴美待產相關的國界管理機構的訪談和其發布的文件和訪談資料，包含：美國海關(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CBP)和移民署(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ICE)的政策文件、公開受訪資料和新聞稿、洛杉磯議會代表(LA County Supervisor)的立法提案、新聞稿、訪談資料，以及抗議赴美待產團體 Not in Chino Hills 的聲明稿與網站文章。

## (二)研究場域概況

本研究的赴美待產女性報導人多半來自中產和菁英階級的家庭，家中主要收入者職業依出現次數排序：企業主、專業人士（包含：工程師、醫師、教授、機師、企業管理階層等）、金融及投資自由業、和業務。受訪的赴美待產女性在赴美前則以全職家庭主婦為最多數，其次是專業人士（包含：工程師、老師等），其中受雇者多數在赴美前已辭職。這些報導人說明欲赴美生產的目的全數提及主要是為了給下一代的求學與就業，若更進一步分類，部分受訪者是因為不認同台灣的教育方式，也有部分受訪者認為台灣的就業環境不景氣，認為長期來說薪資報酬較優的工作機會在台灣會大量萎縮，也有許多受訪者同時提及兩者。少數受訪者除了提及子代的教育與就業也提及自己的偏好，如：提及自己或先生曾在美國或其他國家居住或就業的正向經驗，計畫能在未來和孩子一起赴美生活。多數受訪者計畫在孩子年紀較長時讓孩子前往美國受教育（計畫的年齡從幼兒園至大學不等）。也有受訪者已有較具體的計畫和行動，已在美置產和規畫投資計畫，並在寒暑假將孩子送往美國接受短期語言和其他教育，預計在近幾年能舉家遷移美國，或在先生工作不允許遷移的案例裡，由自己和孩子遷移美國，由先生留住台灣。這些關於未來規劃的資料，符合過往彈性公民權文獻對於台灣中產和菁英家庭教育移民的描繪：為了子代的文化資本和未來的經濟資本而建立起與北美的連結並取得公民權、陪伴子代前往北美的母親與留在原生國擔負

家中經濟角色的父親、公民權作為生活和家庭資本累積的策略而非認同與國族忠誠的來源等。

赴美的生育旅遊的興起，催生了相關產業跨國的鏈結。首先，仲介業者在台灣招攬業務和行銷，為尚未啟程的孕婦們安排群聚於美國的居所、產前和生產照護醫院，和坐月子等產後護理和托嬰服務。台灣仲介業者由於是最早將赴美生產商業化的，部分仲介業者發展水平的和垂直的擴張，一方面在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都設有承攬仲介業務的據點，成立跨區域的水平鏈結，另一方面也同時經營在加州的照護產婦和嬰兒的住宿據點，形成垂直的產業連結。

來自台灣的待產婦在美國多半住在台灣裔或中國裔業者在加州經營的產婦中心，這些機構可大分為兩種：第一種為大型待產或產後護理中心，這一類的機構雇用司機、廚師、保母等，多半為較大型的機構，許多為連鎖機構；另一種為孕婦民宿，規模較小，也較不建制化，經營者主要只提供住宿，產婦若需要司機、保母或餐點服務，則須要另外請民宿安排，或自行安排，這些機構雖稱為民宿，但和一般民宿不同，以接待待產婦為主，在宣傳和行銷上主要針對台灣待產婦，在設備上配有各種產前後所需的公用設施。為了說明方便，本文以下將兩者併稱為產婦中心。

這兩種機構通常與國內的代辦機構合作，或有獨立的線上宣傳平台。兩種機構多半隱身於住宅區之中，有些是一棟獨立的房子（house），內部的數個房間分別接待不同的待產婦，另一些是幾間相鄰但相互獨立的公寓套房（condo）。從交通費用、食宿、醫療到後續的公民申請辦理，一個產婦的花費大約是一萬五千至三萬元美金不等。台灣產婦大約於孕期的最後三個月之中啟程，在美國一共居留二到四個月，多數在產後數周至一個月間，待嬰兒出生文件和旅行文件辦妥後返國。

根據當地產婦中心經營者、居民和當地新聞，台灣產婦到南加州待產，自八零年代就開始了，早期多半是在加州有親友的家庭，抵達加州後借住當地的親友居所待產，符合傳統的



連鎖移民 (chain migration) 理論。然而近十年來，隨著中國大陸的赴美待產人數逐步增加，並開始投宿於這些產婦中心，這些老牌的產婦中心也更加的產業化，並且出現大型連鎖的產婦中心，使得赴美待產的經驗去私人化和專業化。其中，跨國的代辦中心使得移動的待產女性不再需要像過往連鎖移民所描繪的，多數是在目的地國有可靠的社會網絡才會進行移動，代辦中心提供有效率的移動資訊和安排，將過去跨國社會網絡提供的信任和勞動市場化。

由於台灣在所有華語人口中是早期最主要的赴美待產者，這些業者早期也以台灣裔的業者為主，少數為香港裔業者，直至近年才漸漸有中國大陸業者參與。部分業者會在中港台三地跨區攬客，因此來自這些地方的待產婦時常混居在同一機構。這些業者主要聚集在洛杉磯附近的幾個相鄰的以華人居民為多數的衛星城鎮為主，而這也是本研究參與觀察的空間 (San Gabriel、Rowland Heights、Hacienda Heights、Walnut 等)。

在 2000 年代末期，由於美國給予中國大陸的簽證數量大幅增加，來自中國大陸的產婦數量快速成長，這些產婦中心的數量也跟著快速增長。近年來，這些產婦中心經營者近年來逐漸向華語居民為主的城鎮之外開展，向鄰近的以白人 (含拉丁美洲裔) 居民為主的城鎮移動，商業化的月子和待產中心也逐漸向更遠的地方開展，雖然不如洛杉磯周邊城鎮密集，但北向舊金山，南向聖地牙哥，都能見到越來越多的接待台灣和中國待產婦的商業機構的蹤影。

也由於過去約十年之間月子和待產中心在洛杉磯周邊的華人城鎮的大量增加，並且向外至非以華人為主的城鎮擴展，這些新型成為待產機構的目的地的城鎮在 2010 年出現了反赴美待產的社區組織，以華語待產婦和產婦中心業者為主要抗議的對象。Chino Hills 就是這樣的城鎮，抗議這些待產中心的社區組織 Not in Chino Hills 在 2010 年於 Chino Hills 成立，鄰近傳統華人為主的城鎮，赴美待產機構近年來開始擴張移入 Chino Hills 這個原以白人和拉丁美洲裔居民為大宗的城鎮，而當地居民因而組成了反赴美待產的組織，在地方和全國性媒體，以及洛杉磯議會進行抗議案聲行動和聲明。

奇諾社區(Chino Hills)發起「不要在奇諾」(Not in Chino Hills)的多起抗議，其主要論述主張赴美待產是濫用美國憲法的漏洞來詐欺福利政策和成為繳稅者的負擔，應該禁止這種移民法律的濫用。「他們正在佔美國的便宜」成為這個抗爭的主要基調，一份「不要在奇諾」的公開聲明指出：

我們絕不能再讓任何人利用憲法第十四條的來佔美國的便宜。產婦中心在整個加州已經非常的氾濫。我們需要移民規範的改革來關閉這個漏洞。對於說謊的簽證申請者，需要更嚴厲的罰則，提供生育旅遊相關服務的業者，應該有更嚴格的刑事責任。這不是憲法第十四條的目的。這不是美國夢。

自此，美國的大眾媒體開始廣為報導台灣和中國孕婦赴南加州生育旅遊的現象，作為回應，公部門、私部門和赴美待產女性及其家庭，都以不同的方式回應了這個對於收緊國界的公共訴求，這些回應構成了赴美待產女性對於跨國界空間經驗。

## 伍、研究發現

本文研究問題分為兩個面向——國家的角色和家庭的角色，因此，研究發現章節也分為此二面向依序析述之。

### (一)生育旅遊與國家

#### 一、國界之上的治理：海關

這部分的研究資料撰寫為生育旅遊的國界管理：赴美待產女性的國界規訓經驗，投稿期刊。

#### 1.性別化的經濟理性

自從社區團體的抗議行動開始，美國的大眾媒體開始廣為報導孕婦赴南加州生育旅遊的現象。自此，美國政府從原來的完全放任轉而開始逐漸採取各種治理手段。在 2013 年大眾

媒體持續關切外籍孕婦持短期入境簽證赴美潮時，海關以首次書面正式回應了媒體對於生育旅遊的討論，發布處理孕婦入境的程序。這份標準程序指出：

並沒有任何法規能用以禁止懷孕的外國人進入美國國境。每一次的入境都依據移民官的個別判斷，若是移民官判斷為有可能成為美國政府的負擔的孕婦，亦即，若是移民官判斷為需要依靠美國政府提供醫療照護費用的孕婦，則可被拒絕入境。懷孕的女性必須提供證明文件，說明已準備足夠的資金或保險，支付所有懷孕、生產和新生兒所需的常規費用和意外醫療費用，以及證明文件說明此行沒有在美國久居的意圖。

這些陳述首次公開以新聞稿聲明海關在面對疑似懷孕的外國人入境時，所發展出來的常規程序：第一，確認是否懷孕；第二，若是懷孕，則確認資金充足，不會成為國家財政負擔。

入境者的身體被性別化，而據此被給予不一樣的資訊要求。新自由主義在這種管理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個原則宣告了，若是你財務自主，則國界歡迎你進來，然而，這種國界邏輯有其性別面向，女人的生殖性被新自由主義式的國界管理想像為更高的財務風險。

在海關工作人員的每日的工作實踐中，這個標準程序意味著海關人員常規的檢視女人的身體來辨認她們的生殖性，揀選出的可能懷孕的育齡女性。一位洛杉磯機場移民官受訪時指出這個常規的操作：

我們要是看到疑似懷孕的女人，就會詢問他來美國的目的和停留日期，看有沒有佔用我們醫療資源的可能。她們之中很多人都說謊，若有說謊的證據，就遣送回去。

首先先尋找懷孕的女人，其次要求提供額外的財務相關資訊，這些資訊包括：入境後的空間和時間計畫、和資本能力資訊。國界管理者特別挑選出懷孕的女性，確認她們是否符合新自由主義國界管理邏輯中「財務自主的個體」，因而才是這個國界想像中合格的入境者。

國界監控人員是檢視財富與進行分類的第一線工作者，常規的對於入國界者的性別、生殖性、資本和給付能力進行檢視。這種依照資本和給付能力決定是否准予入境的新自由主義式的國界管理，在當代並不少見，許多國家的移民政策對於高階白領和資本階級都訂有相對寬送的入境、居留和公民權取得規定，在這些政策裡都可見到這種依資本能力分類和檢查的邏輯。然而，這些移民政策的規定多半以去性化的語言寫成，被描繪為不分性別，只分資本累積能力的規定。而海關每日對於懷孕的移動者檢查的例子，進一步的加入了性別的成分，女性的身體被常規性的鎖定，她的身體生殖性成為標誌，生理特徵標示出處於生育期的女性或標示出正在懷孕的女性，標示了她成為國家財政負擔的更高的風險，因而需要被進一步確認資本支付能力。總的來說，若是懷孕，則不僅僅是女性移民本身可能成為阻礙國家資本積累和財政資金的負擔，高生殖性的女人被描繪為可能帶來使用財政資源的子代，因而（比沒有生殖能力的群體）更需要進一步檢查和詢問。在這個過程裡，海關的常規運作對於性別、外觀上生殖力的可能性以及資本能力幾種分類進行交錯的篩檢，從中篩檢出需要高度控制與排除的群體。

受訪的赴美生產者的海關經驗也複證了這個海關所發布的常規程序，約莫半數受訪者沒有被詢問是否懷孕（這些受訪者都採取了遮掩懷孕特徵的各種身體策略，這將會在後面的段落分析），而在經海關工作人員詢問且確認為懷孕的受訪者中，幾乎全數都被要求進一步回答關於資本能力的問題，包括：詢問孕婦本人和配偶的工作、要求出示給付能力證明。僅一位並未被要求出示具體資金證明文件，仍被准予入境。受訪者出示的證明文件包括：存款證明、工作證明、或隨身攜帶的現金和各種支付工具等。被詢問財力文件者之中，出

示財力資訊者全數通關，僅一位受訪者未準備財力證明，向移民官表示自己沒有打算要在美國生產，最後移民官員僅給予她一個月的居留時間。

面對國界之上執法，赴美待產者的法律地位主體意識，是認為自己處在一個模糊的法律空間，需要在通過海關時，執法人員確認過自己的生殖狀態和經濟能力時，法律地位方能確定下來。受訪者 N、N1 的解釋是典型的例子：

雖然他們〔代辦中心和有赴美生產經驗的朋友〕都跟我們說去美國生小孩不違法，但就是有耳語說聽說過有人過去生小孩被海關攔下來遣返〔……〕這就變成一個灰色地帶。

〔N〕

去美國生小孩不違法。美國人也出來說不違法。真正違法的是你去生又不付錢〔……〕我們的確沒有要用美國人的錢生小孩。但他說孕婦要帶夠錢才可以入境，可是多少錢才是夠，沒人知道。

〔N1〕

這些赴美待產女性的法律地位主體意識是模糊的，認為她們的合法性要在特定時間和空間中（抵達機場經海關執法人員確認她們生殖狀態和經濟能力時），才能確定下來。因此，這種模糊的法律地位主體意識有幾種特徵：第一，它是一種高度身體化的主體意識，第二，它經常與於階級和種族主體意識相互交纏。

## 2. 跨國移動女性回應國界治理：身體管理

受訪者認為赴美生產的法律地位模糊，且在過海關之前無從確認，這種模糊的法律地位主體意識時常是一種身體化的主體意識（legality as an embodied subjectivity）。赴美待產女性認為自己的法律地位很模糊且浮動，且認為自己的身體的生殖性是使自己更可能被國界管理者認為違法的主要標誌。這種身體化的經驗，表現在受訪者幾種身體管理的方式上。

第一，生殖的身體需要管理，因此，體重管理是這些受訪者身體規訓的重點之一，管理肚子的大小普遍成為受訪者身體規訓的重點之一，受訪者K和S T就表示：

通關沒有什麼麻煩。去之前就不要吃太胖。我肚子很小。吃太胖就一副孕婦的樣子，人家不查你也難。

[ K ]

我婆婆怕我吃太多，他怕我沒辦法去美國，所以他會阻止我吃。

[ S T ]

K和S T的說明是一個在受訪者之中非常普遍的身體策略：體重和身形控制。除了體重和身形的胖瘦之外，也有其他身體策略的採用。受訪者J即指出：

我老公很高大，180幾公分，我很嬌小，我走在他後面，在過海關在問，就都沒有被發現懷孕〔……〕我還有聽過年輕一點的肚子小一點的，看不出來，不戴婚戒，不會想到你其實懷孕。

[ J ]

這位受訪者指出，在身體的生物性特徵方面，胖瘦並不是生殖性的唯一標誌，年齡也是（年輕一點的…不會想到你懷孕）。此外，除了肚子和年齡這些身體的生物性特徵之外，身體的裝飾物（比如：婚戒）的象徵意義，也是會指認出女人潛在生殖性的身體標誌，因而也是需要管理的身體特徵。

第二，除了生殖的身體會提高自己被歸類為違法的風險，性化的身體（sexualized bodies）也被受訪者想像為另一種有法律分類風險的身體樣態，需要管理。也因此，婚姻狀態在這些受訪者的想像之中是一個兩難。一方面，婚姻被想像為高生殖性的標誌（如上述受訪者所說的，不戴婚戒不會想到你懷孕）；另一方面，許多受訪者認為國界管理者會高度性化沒有婚姻的女人，因而未婚的女人也會不受歡迎，因此也需要準備可以標識自己已婚的證明。N的說明可以解釋婚姻狀態的兩難：

我那時肚子很小，其實看不太出來，他（過海關時的移民官）根本沒有看出我懷孕。那時他居然還問我結婚了嗎。還好我有帶我先生的工作證明，就拿給他看，說我結婚了。之前有聽說要是未婚又年輕的女生一個人去美國會被刁難，因為怕你跳船去那邊想結婚或是賣淫。一定要說你已婚或是說你有男友。

[ N ]

這個「未婚女性過海關的風險較大」的想像在受訪者之中十分普遍，這個論述將不在異性戀婚姻中的女人性化（sexualize），而認為性化的女人跨越國界後透過性化的身體進入異性戀關係而定錨（anchor）於目的地國，因而認為是國界管理者會高度監控的。因此，受訪者的資料指出她們對於身體的兩難想像：一方面，已婚女性會因為生殖的可能可以定錨，

因而需要檢查自己生殖狀態，另一方面，未婚女性也被想像為因為性化的身體進入婚姻關係而定錨，因而也需檢控自己性化的身體。

總的來說，這些資料顯示，這些跨國生育的女人的法律地位主體意識是一種高度身體化的經驗，是一種「我不確定我合法不合法，但我的身體可能使我更可能被懷疑為違法」模糊的法律地位主體意識。也因此，這些跨國生育的女人對於自己進入國界的身體的双重規訓。一方面認為國界管理會排除具有生殖力的女性身體，因而認為自己生殖的身體需要管理，無論是生物特徵或是身體裝飾物都受到受訪者嚴密的自我監控。另一方面，她們也想像國界會性化尚未懷孕的單身女性，要通過國界的檢視，跨越國界的女性不僅需要遮掩自己的生殖性，她們的性和性化的身體也需要遮掩和否認，需要以婚姻來保證她性化的身體對於國界來說是沒有威脅的。

### **3. 跨國移動女性回應國界管理：建構階級主體意識**

除了上述的身體管理，赴美待產者面對海關的新自由主義式的檢視，也建構階級主體意識來協助確認她們的法律地位主體意識。雖然海關發布的管理規則說明赴美待產僅需「足夠」的醫療和生活費用，然而許多受訪者表示不確定多少金額的財力證明才會使她們被放入合於規範的歸類，在準備財務能力的證明文件時，她們便採取財務能力能證明「越富裕越好」的策略。

許多受訪者因此將海關發布的管理規則詮釋為「有錢的人合法、沒錢的人違法」的階級化國界法律想像。受訪者 S 便說明「比足夠更足夠」是財務資訊準備的關鍵：

反正我就是帶足夠的錢，說明你不會要他付帳〔……〕其實你最好帶比足夠更夠的錢。像〔受訪者 A〕，她家底很足，她帶薪資證明存款證明，直接跟海關說我



就是要過去生的，海關也是讓她過，還問她需不需要更長的簽證。準備多少錢真的  
有差。

( S )

在這個「比足夠更足夠」的想像背後，是法律地位主體意識與階級主體意識的互動，由於赴美待產在海關的規範中是有條件的允許，赴美待產者自己指認的法律地位是浮動而模糊的（什麼樣的金額是足夠、海關的裁量權等）。受訪者將此國界政策想像為「有錢合法，沒錢違法」，為了抵抗將她們指認為違法的論述，許多受訪者都以自己所屬的階級（我不是沒錢還要過去生的那種人、家底很足的人）、擁有的經濟資源（薪資證明、存款證明）試著把自己與國家所建構出來的違法主體區隔開來。因而在訪談中許多受訪者都強調自己因為是經濟上充裕的人，以此強化「我不是非法者」的主體意識。

有時法律地位主體意識除了與階級主體意識互動，更與種族／國籍主體意識交纏。墨西哥裔移民和中國大陸籍移民是最常被提及的參考團體：

他們〔海關〕其實不是覺得你去生小孩違法。他是覺得你不可以去生小孩還用他們的資源。所以我們跟墨西哥那種沒錢過去生〔……〕不一樣，你帶夠錢他就勉強讓你通過。

( Z )

這一類的想像試著建構族群與階級相互符應的二元論述（墨西哥人沒錢因而是違法的，台灣人有錢因而是合法的），來理解自己所身處的法律位置，抵抗進入違法的主體位置。

這種與國族／階級主體意識交纏的法律地位主體意識，其中常見的參考團體除了墨西哥移民之外，來自中國大陸的生育旅遊者也是常見的參考團體：

他們不是要抓我們。他們針對的是中國人。很多中國人生了就把帳單賴給美國，反正也只生一胎，不要再回來就好了。我們都是乖乖繳帳單。

[ Q ]

需要注意的是，受訪者準備財務資訊時，都大量依據配偶的財務資料，這有兩重的分析意義：第一，它說明了，從事跨國生育勞動女性在建構階級主體意識的過程中，性別分工（gendered division of labor）在當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第二，它也指明了新自由主義國界管理邏輯對於性別分工、市場經濟和國界的性別偏見。受訪者財務資訊的準備最常見的有幾種形式：第一、現金形式（包括旅行支票與現金等），第二、銀行提供的財力證明，第三、在職證明或其他形式的職業證明。在提及財務資訊準備的受訪者之中，除了現金之外，銀行財力證明和在職或職業證明若非僅以丈夫的財務資訊做為證明，就是以妻子和丈夫的財務資訊共同呈現，並無單獨使用妻子職業證明或銀行資訊的情形。受訪者解釋時提及兩個原因，第一，這首先是由於上述「財務能力越高越好」的想像，因此認為自己一人的財務能力可能不足，需加上丈夫的財務能力；第二，這也是因為大多數受訪者為家庭主婦因而無持續的收入證明，其中也有許多受訪者是在懷孕前後赴美待產前，為了準備生育或為了赴美辭去工作，個人財力證明中的資源不足，也無職位證明。

受訪者財務資訊準備的經驗，指出了新自由主義式國界政策的性別面向。雖然「經濟自主者國界才歡迎」此一規範以性別中立的語言寫成，然而，這個規範座落在實證場景中被操作和適用時，卻是性別化的後果。在此，女性退出經濟市場以進行生育勞動，其跨國空間能動性的前提，是依附在家庭／丈夫的經濟市場價值下，這是因為這些女人在新自由主義式國界管理的算計中，其價值需要依著配偶的經濟市場價值來計算，因而她們藉以建構法

律地位主體意識的階級主體意識，也是依附著家庭中男性的經濟位置來創生。這是由於退出經濟市場以從事生育勞動的多數是女人，特別是跨國從事生育勞動往往表示女人離開她們原有的國家／勞動市場／文化，因而缺乏市場經濟中認定的財務貢獻。一方面，退出勞動市場為了家庭進行跨國生育勞動是女人的責任，另一方面，國家卻僅認可市場經濟中的勞動者才是國界歡迎的經濟自主者，不認為女人的生育勞動貢獻使她們有資格得到入境許可或公民權利的。新自由主義式的跨國界移動權利的給予，計算的是經濟市場的參與與貢獻。對新自由主義國界管理者來說，無償的生育勞動並不能被計入對於經濟和勞動市場的貢獻——儘管在勞動市場上生育勞動是有價的，且生育勞動養育的下一代公民也對國家財務具有潛在貢獻。

### 三、 國界之內的治理：洛杉磯地方政府與移民署

這部分的資料撰寫為 *Governing birth tourism: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投稿期刊。

#### 1. 從被隱形的移民議題到犯罪化生育旅遊

海關負責國界之上的性別化和階級化的生殖性監控，而這些移動者通過國界進入國境之內後，國家所執行的國界管理卻沒有停止。透過特定的治理模式，國家將國界管理的地理由國界之上延伸入國界之內，使這些規訓無所不在化，並且日常生活化。

表 1：涉及生育旅遊治理的政府層級

	負責單位
國界之上	中央政府－海關(CPB)
國界之內	中央政府－移民署(ICE)
	地方政府－洛杉磯政府

註：洛杉磯政府是唯一對於生育旅遊採取治理手段的地方政府

針對赴美待產的女性，國境之內的空間規訓，一開始主要是使用移民管理無關的社區生活法規。為回應 2010 年起洛杉磯地方團體對於華人生育旅遊的抗議，自 2011 年起洛杉磯地方議會和行政部門開始研議各種裁罰產婦中心業者的可能行政手段，自 2013 年起，洛杉磯地方政府正式著手查緝赴美生子產婦中心。由於懷孕的訪美者在美國生產此一行為並不違法，唯一可能違法的部分是移民和簽證資訊詐欺，然而這是中央政府管轄事項，並未違反洛杉磯地方政府有管轄權的法律，因此這些洛杉磯地方政府的查緝不以查緝赴美待產此一行為為目標，而是針對加州的產婦中心經營者，以各種地方治理的行政法規來進行查緝。首先，稅法的稽查是最先被採用的。洛杉磯地方執法機構若是接獲舉報有經營赴美生產產婦中心者，則先逕行查稅。其次，消防法規也被用以查緝這些服務赴美生產者的機構，由於這些產婦中心多坐落於非商業的居住社區，尤其中的住宅改裝而成的，其中隔間的改裝若未申請許可，則有消防法規的罰則。再者，社區安寧法規也規範了住戶關於噪音與垃圾處理的規定，這也被用來處罰產婦中心的經營者。最後，若是產婦中心提供嬰兒照護的服務，則保母證照和嬰兒照護證照以及相關法規也會被用以查緝產婦中心。

移民的議題被縮減為社區空間安全與安寧的議題，洛杉磯政府負責查緝產婦中心的負責人說：

我們會接到很多舉發，抱怨說我家外面有很多懷孕的中國女人走來走去。人本來就可以在街上走，這我們無法處理，無論他們是中國人還是懷孕的人……我們唯一能做的是，接到這些舉發，我們就去他們的住所，確認這個房子有沒有違反洛杉磯土地分區和計畫的規定，若沒有就會得到一張罰單，三十天後我們再回來看看有沒有改善……美國法律沒有定義什麼是產婦中心，我們只能用一般民宿規定去看它，住超過四個人，在不對的區經營，或是改裝，都有安全的疑慮，我們是要處理這個安全疑慮，這其實也是為了保障這些產婦的安全。

雖然公眾所抗議的是生育女性的移民議題，然而地方政府沒有被授權介入主要由中央政府所處理的移民議題，為了回應這個議題，生育旅遊現象的移民性被中立化（neutralized）

和隱形化(invisibilized)，被建構為一個社區安全的問題，才能正當化地方政府的介入稽查。這些治理的模式試著隱形化種族和移民的論述。

在此，生育旅遊雖然在地方倡議團體和大眾媒體之中被描繪為一種倫理上的偏差，是因為移民濫用社會福利制度一種新自由主義式的道德恐慌加上責備喪失國家忠誠的一種國族主義論述（即：人應忠於自己的國家，為何到別人的國家佔便宜），但在地方政府的論述裡，卻被建構為一種去種族化和去移民化的地方生活安全議題。然而，透過將此一議題日常生活化，國家的治理和法規使用也侵入移動者的日常生活，進入社區和日常空間，將國界治理的時間與空間延伸，成為無所不在的治理。

這些地方政府的日常生活安全性的查緝，規模小，罰則有限，屬於以罰鍰為主的行政罰，沒有以刑法罪犯化產婦中心的經營者，因此對於產婦中心的持續擴展並未起顯著的作用，且只針對經營者，並無直接針對移民本人，根據產婦中心經營者的報導，赴美待產的人數自洛杉磯地方政府查緝後並未改變，仍持續增長。自地方政府查緝後，零星的抗議和媒體報導仍持續發生，更多的社區發表了關於中國產婦生育旅遊潮的聲明，到了 2015 年，中央政府開始介入執法。在中央政府方面，國境之內的移民治理單位是移民署（I C E）。雖然生育旅遊在美國的新聞和地方抗議組織之中，早在 2010 年就發生爭議，但在 2010 到 2014 之間，主要負責治理的單位一直是國界之上的海關，和國界之內的洛杉磯地方政府。一直到 2015 年 3 月，移民署才進入南加州的產婦中心進行查驗和起訴。

自此，生育旅遊在國境之內的治理，從地方政府管轄的社區安寧的議題，上升至中央政府管轄的國界犯罪的議題。總的來說，各個層級的政府在國界之內所執行的空間規訓，顯出了國界管理的執法論述中，生育旅遊女性的角色的轉變。第一、這些女人原本不是國境執法單位的主要監控標的，但在來自鄰近社區以新自由主義的空間倫理論述進行公開的抗議後，跨國生育旅遊的女性開始漸漸成為這些國界單位的治理標的；第二，這個治理的論述也是慢慢轉變的，在最初的治理模式中他們原本被描繪為被違法業者置於不安全的環境的

女人，一個等待保護的女人，而今轉而被描繪為欺瞞政府的罪犯，逐步建構出生育旅遊女性的法律地位。

## （一）生育旅遊與家庭

這部分的資料撰寫為親密與逃避的雙重需求：跨國母職的傳播科技選用，投稿學術會議和期刊。

### 一、 跨國生育決策過程的家庭溝通

超過半數的報導人是由丈夫先提議赴美待產，其次是共同提出，最後才是由赴美女性先提出，這約略指出赴美待產女性看似是空間能動性高的群體，但這種能動是附隨著子代的能動，並且在許多情況下它其實是一種不能不動。在家庭溝通的過程中，由丈夫提議的赴美待產家庭之中，妻子主要的反對理由，是擔心自己一人在美無法處理赴美待產生活問題、法律問題和懷孕健康與醫療問題，特別是初產婦與先前無赴美經驗者。在家庭溝通過程中，被用來說服妻子的原因，主要是母職的倫理論述：為了將來孩子好，當媽媽要辛苦一點，其次是丈夫負責蒐集法律與醫療資訊，安排赴美行程，說服妻子風險會由先生安排妥當。而由妻子先提議赴美的家庭中，先生反對的理由主要是經濟支出考量。而家庭溝通過程中，說服先生的論述包括投資與報酬的論述：生小孩只要四十萬，小孩念美國公立學校的支出以及未來與台灣相對的薪資結構，以及由妻子出資等經濟的安排。家庭溝通過程中，許多家庭也需要說服娘家關於赴美的決定，多數娘家反對的理由是擔心妻子一人赴美的生活照顧與健康風險，僅三個家庭陳述需要說服婆家的反對，反對原因包括國族論述：台灣人為什麼要去美國生產，以及經濟因素：去美國生很花錢。總的來說，這一類的性別化家庭溝通過程，透過母職的倫理論述將風險的勞動分配給母親，此外，先生擔任資訊和風險處理的角色，而妻子擔任被安排和保護的角色，這限縮了這些赴美待產女性到美國後的空間能動性。

## 二、 跨國生育與父職的情感勞動

和過往跨國母職的研究發現相像的是，受訪者跨國生育時的情感經驗，以思念的情感為主，思念的對象以丈夫和被留在原生國的子女為主：

一個人在這裡的生活比較無聊。先生小孩不在身邊，會想家人。

[ AL ]

我先生雖然把我送出來，但他是那種希望我能一直在身邊。看不見就會有不踏實的感覺，我也會想念。

[ STB ]

然而，與過往研究所描述的跨國母職脈絡不同的是，在思念之外，跨國生育的母職也包含了另一種情感經驗：無助感。這種情感是由於對懷孕階段的父職的情感勞動期待的落空而生。一名受訪者的說明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會覺得辛苦，小孩是兩個人的，我一個人在這裡，沒有人幫忙〔…〕平常是還好，但生小孩是女生最需要人照顧的時候，不能讓老公覺得他不參與沒有關係。

[ TF ]

無助感成為跨國生育者的主要情感經驗，這與文化中對於生育階段的母職角色和父職角色的期待有關。首先，上述受訪者指出，在孕期間，照護孕婦的勞動，被認為主要是丈夫的義務（生小孩是兩個人的事、不能讓老公不參與），因此生育旅遊時其丈夫的缺席促生了孕婦的無助感。早期台灣的孕期家務分工研究雖指出照護孕婦和產婦的照護勞動通常分配

給家庭中的其他女性親屬，或是外包給其他的女性照護勞動工作者，然而，本研究受訪者均質的指出一種新的孕期照護勞動分工想像。

跨國生育女性的無助感除了是源於對孕期的父職照護勞動和情感勞動期待，它也和文化中對懷孕女性的陰性氣質想像有關。懷孕時期的女體被描繪為脆弱的（生小孩是女生最需要人照顧的時候），因此被描繪為是女人唯一一段時期不擔任家庭照護勞動者的角色，而轉為受照護者。

此外，在部分受訪者之中，這種無助感同時也建立在性別化的跨國空間經驗：

美國我沒來過。不熟〔…〕當初是我老公跟我溝通，說他會安排好讓我過來，所以他就去蒐集資料，安排代辦等等，都是他弄的〔…〕他的工作常出國，所以〕很擅長這些，我也不熟，就交給他安排。不過我來了他還是不在身邊。

〔STB〕

在這些受訪者之中，丈夫的經濟角色使得他們跨國空間能動性較高，而妻子較無跨國經驗。因此由丈夫負責安排赴美的安排，妻子在缺乏跨國空間能動經驗的情況下，對於丈夫缺席感到無助。

#### 四、 跨國生育與傳播科技

##### 1. 創造虛擬共存

總的來說，思念和無助兩種情感是生育旅遊中家庭傳播科技使用的重要情感脈絡。生育旅遊中的家庭使用傳播科技創造與遠地家人的虛擬的共存，產婦時常表示這些虛擬的共存的經驗能滿足這兩種情感需求。許多受訪者都提及，思念感使得她們赴美後較赴美前更常與配偶使用傳播科技：



在台灣根本不會跟他視訊。在美國才會更想要看看他。

[ TS ]

分隔兩地不一樣。我在家的時候兩個人在一起話沒那麼多。但我在國外就會想念，他可能也是想說，我為了我們的小孩在這裡一個人，他就會多抽一點時間跟我說話。就是說我在國外的時候，講 Line 的時間反而變多。

[ SC ]

除了緩解思念感，先生也使用傳播科技來緩解妻子的無助感，這通常是透過跨國的協助安排妻子的日常生活來完成：

我第一胎來的時候還沒有 line，智慧型手機也不普遍。現在比較好了。前陣子想換月子中心，一個人大肚子也不想跑來跑去，我老公就上網幫我找，找到現在這裡。〔訪談者：上網是怎麼找？〕他就寫 email 看網頁，打 LINE 給我溝通也很快，很快就決定了〔…〕很多人會抱怨老公不在身邊，我還好，他做到這樣也差不多像在身邊了。

[ HS ]

受訪者比較前次和這次赴美待產經驗，強調這次赴美時使用了更多元的傳播工具，使得先生對自己孕期的照顧義務能遠距的完成不在身邊也差不多像在身邊，認為多元傳播工具帶來的是更令她滿意的孕期照護勞動分工。

總結以上受訪者的經驗，可以發現，上述傳播科技使用所創造出的跨國虛擬的共存模式，顯示出跨國生育對於家庭情感經驗的意義和影響。第一，在生育旅遊的脈絡中，父親在待

產和生育階段時在物理空間的缺席，被認為是失職的，這是由於理想父職的核心內容，包含了對生育階段女性的照護義務，生育被認為是夫妻雙方應共同參與的勞動（這是女生最需要人照顧的時候，不能讓先生覺得他不參與沒關係、他可能也是想說，我為了我們的小孩在這裡一個人，他就會多抽一點時間跟我說話）。第二，使用傳播科技創造父親的虛擬參與，因此成為父親重回父職，擔任起生育階段主要照護者義務的方式。

第三，需要注意的是，父親使用傳播科技虛擬的參與生育階段的勞動義務，可以分成幾種參與方式，包括了：照護孕妻的情感照護等情感勞動（如上述受訪者描繪的：他會多抽一點時間跟我說話、台灣不需要說話而美國才需要等）、照護孕妻的身體照護（如：上述受訪者描述的使用 email、LINE 視訊、看網頁等，遠距的安排孕妻的身體和空間照護）。透過虛擬的共存，父親除了參與情感勞動，也參與了照護孕婦身體和空間的安排，這使得虛擬的共存不只虛擬，也進入遠地孕妻日常生活的物理空間。

## **2. 虛擬的共存之前提與限制**

許多受訪者都指出，跨國分居的生育經驗，使得她們所期待的父職照護勞動參與變得不可能，而跨國家庭溝通中的傳播科技使用，又重新使得她們理想中的照護勞動分工成為可能，受訪者描繪這些傳播科技的使用為正向經驗。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正向經驗有其前提與限制。

首先，使用傳播科技創造虛擬的共存來滿足情感需求，有其極限，並且不同的科技有其不同的極限。許多受訪者都為不同傳播科技建立起親密度的階序：即時的影像通訊（如：SKYPE 和 LINE 的視訊功能），被認為最能滿足親密的情感需求，然而，這些由視訊中介的親密感仍然有其極限，被認為仍然不如面對面的互動來得親密。即時語音通訊（如：網路電話、LINE 語音通話等）則較視訊更不能滿足情感需求，文字連絡（如：email）更是被認為無法創造親密感和滿足思念感：

視訊最好，主要是想看臉，看得見聽到聲音會比較安心。文字沒辦法，文字只是 LINE 上留個言，要他看到就打過來。不過視訊還是不能抱抱。

[ TS ]

語音加視訊你才會覺得這個人是好的。討論事情才用 email，比較有條理。

[ YT ]

非即時性的文字溝通是留給事務性溝通使用，即時性的視訊溝通則被描繪為情感性溝通所必要。然而，這些傳播科技中介的溝通，普遍被描繪為不如面對面溝通，因為面對面溝通才最能滿足情感需求，因此認為傳播科技中介的親密感有其極限。

其次，許多受訪者都提及，使用傳播科技與配偶跨國聯繫的親密品質，也受到時間和空間脈絡的限制。使用傳播科技的時間與空間必須要是獨立而私人的，方能提供具高度親密感。其他時空脈絡，比如：上班時間在辦公室、與三大同堂家庭共住等時空經驗，都會限制跨國連繫的親密度，以及傳播科技使用時能滿足情感需求的能力：

公婆都在客廳，我先生在客廳只會用語音，回房間才會開視訊才可以撒嬌。

[ SC，配偶在台灣與公婆同住 ]

一般時候都覺得看到臉比較好，比較心安，正事喜歡用 email [ … ] 但我們那時候私密的事情都寫 email，反而一般的事情就用視訊，不然家人都會聽到。

[ YT，配偶在台灣與岳父母同住 ]

在這裡，傳播科技使用的時空脈絡，會使得不同的傳播科技之中親密度的階序發生反轉。雖然許多受訪者時常提及即時影像通訊（如：SKYPE 和 Line 的視訊）最能滿足情感需求，而非即時的文字通訊（如：email）則不是創造親密感的科技，主要為事務性溝通的工具，

然而，許多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會使得非即時的文字為主的通訊（如：email）成為最能滿足親密感的傳播方式，翻轉傳播科技親密度的階序。

第三，女人參與生育勞動造成時間限制，也影響她們使用傳播科技滿足情感需求的經驗：

我一個人一邊要顧老大，一邊要顧我自己，其實不是很有空弄那些。

[ HS ]

部分受訪者除了負擔懷孕生產的生育勞動，同時也負擔起其他子女的照護勞動，因此她們近用傳播科技滿足情感需求的能力受到限制。

許多受訪者區分不同階段生育經驗的異質性，相較於產前懷孕時期，產後由於照護義務加重，則使用傳播科技滿足情感需求的時間受到限制：

生小孩之前還有空講話，生之後手忙腳亂，先生有時間在那裏打字敲鍵盤，我沒有，我還要擠母乳，每天吃五餐還是六餐。〔用 LINE〕想是想，但就是很累。

[ SH ]

寶寶出生後，其實會遷就寶寶，他可能在睡覺，或者是在忙，時間上的選擇會比較沒那麼彈性，而且次數可能會沒那麼多，視訊次數會變少，大部分補發照片，就是給看寶寶的照片為主，偶爾才視訊。

[ HC ]

參與初生兒照護勞動帶來的時間限制，雖然這普遍使得跨國家庭通訊的頻率和長度下降，但並不表示完全的退用傳播科技，有些受訪者選用較不耗時的工具，持續維持家庭聯繫。

最後，限制受訪者近用科技進行家庭聯繫來滿足情感需求的，還包括了各種跨國文化適應障礙：

我跟我老公一天二十四小時會盡量都開視訊，我比較安心〔…〕二十四小時那只是一個說法，我出門買東西沒有網路就沒有辦法。〔訪談者：是因為外面沒有無線網路或者手機沒有行動網路嗎？〕那時有聽說可以辦，但在美國這邊也搞不清楚怎麼申請。反正月子中心有無線網路，需要的時候就趕快回去用就好。

〔TF〕

我這邊房子的無線網路不穩。不知道，這裡不是美國嗎。也沒辦法跟網路公司連絡，那不是我的房子，美國我們也不懂〔…〕我老公那時候在大陸，跟他是用微信，但也不常，他那裡網路也不穩定。

〔HC〕

跨國的環境造成近用網路的限制（*搞不清楚怎麼申請、美國我們也不懂*）。在第一位受訪者的例子裡，這個限制加上她對長時間親密聯繫的需求，進一步的限縮了她每日空間能動性（everyday spatial mobility）的安排（*需要用網路的時候趕快回家*），使得她更固著在家戶室內空間內。

### 3. 虛擬的共存作為情感勞動和身體規訓

上述段落指出，許多受訪者認為，虛擬的共存是情感需求滿足的正向經驗，同時並指出這些滿足的限制。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傳播科技所創造的虛擬的共存，未必都是情感滿足的經驗，在很多時候，它也是關於情感勞動和身體監控：一方面，虛擬的共存是一種情感勞動，把產婦重新帶回未跨國前懷孕母職被期待的情感勞動義務之中；另一方面，透過虛擬的共存，產婦將自己虛擬的身體交付家庭監控和規訓。產婦跨國的生育，雖然把她物裡的身體帶離家庭對生育女體的情感勞動期待，和離開對生育身體的監控，然而，虛擬的共存卻把生育者的虛擬的身體帶回了這個場景。

首先，關於情感勞動，懷孕時期的女人時常被期待要負責建立起胎兒和其他家庭成員的感情，並需要從事各種情感勞動來建立起這種連結。在孕期之中，懷孕的身體是維繫這種家庭親密的重要景觀（spectacle of intimacy）。在跨國分居的狀態，產婦的物理身體雖然缺席，然而她時常被期待使用傳播科技來重現他虛擬的孕期身體，來完成起此一情感勞動：

偶爾會開視訊，他們想看我肚子大小，因為我很早就過去了，那時候肚子還滿小的，然後一段時間，就會想看我肚子變大的樣子。〔…先生有時在北京網路不穩〕我就是用照片，他會要我寄照片讓他看看我現在的樣子，也會寄產檢超音波照片。

〔HC〕

〔視訊的時候〕我先生都要我鏡頭要帶到肚子，他還會對肚子說話〔…〕滿白痴的，就只好想說也是一種家庭情趣。

〔UK〕

在產後，這個親密的景觀就從母親的身體轉移為初生兒的身體，而母親則仍然負擔起使用傳播科技重現這個親密景觀的義務：

出生後我老公就交代我要傳寶寶照片到家族 LINE 群組，我就都滿主動的，一直傳。

〔TS〕

這個例子說指明，虛擬身體的呈現作為一種情感勞動，不僅是用來維持與配偶的親密凝聚，也維持了更廣的大家族的親密凝聚。

總的來說，呈現虛擬身體以維持家庭親密，成為跨國生育女性主要的情感勞動之一。身體作為親密的景觀，在生產之前與之後有重要的轉折，產前以母親的身體（孕期的肚子）、胎兒醫療化的身體（超音波照片）為主，產後則以初生兒的身體（寶寶照片）為主。

虛擬的共存除了是一種情感勞動，它同時也是一種身體的監控與規訓經驗。在跨國生育期間，產婦身體的自我維持和自我照顧也被認為是母親的重要職責。而女性的這些身體自我照護，被認為是需要家庭成員共同監控的。這些受訪者的經驗約略符應了過往文獻提及的，在產前檢查科技如超音波興起後，孕婦的身體逐漸不再被視為單一的主體，而是與胎兒的主體相交纏，密不可分，因而被削弱了主體性。虛擬的共存則成為使家庭對懷孕女體的監控在遠距狀態下成為可能的方式：

〔我懷孕的時候胎盤比較低〕我先生是會擔心，怕我去逛街，就會視訊遙控我。

〔HC〕

懷孕的時候會說我不可以吃什麼阿，這一類的，所以會覺得要是他看不到會比較好，比較自由。

〔UI〕

我跟我婆婆各有各的生活，沒有太大的相處上的問題，她也不太干預我，但她有怕我吃太胖，每天打過來的時候會阻止我吃，念一下。

〔ST〕

總的來說，家庭透過虛擬的共存經驗對跨國生育母職的監控，主要聚焦在身體的兩個面向：一方面，身體的健康（吃什麼、吃太胖）會被透過傳播科技監控，另一方面，身體的空間能動性（去逛街、出去玩）也會透過傳播科技被監控。

#### 4.協商勞動內容與抵抗勞動監控：傳播科技使用策略

傳播科技所創造的虛擬的共存經驗，成為母職照護勞動監控的經驗（無論是懷孕時期對自己和胎兒的照護，和產後對初生兒的照護）。也因此，許多受訪者發展出各種傳播科技使用的策略，來回應這些勞動的義務和勞動的監控。這些策略可以分為幾種：

第一，傳播科技使用時間的策略。

我懷孕的狀況是我的胎盤比較低，但是到美國不去逛街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然後如果有方便的交通可以接送我們去逛街，不太需要走動，我通常都會去，先生其實是不希望我去逛街。所以我要去逛街之前，都不會提到我要去逛街，也不會跟他聯絡，等到我逛完街回來一切平安了，我才會拍照片告訴他說，我去逛了街買了什麼東西。

[ HC ]

由於孕婦的空間能動性的限縮是其配偶對其母職期待的核心，因此家庭聯繫時間的延遲成為一種策略，避開空間能動決定能被干預的時間。

第二，除了傳播科技使用時間策略，也有受訪者採用傳播科技選用策略，選用媒介豐富度（media richness）較低的傳播科技，使得能被監控的線索較少。

有被管過喝珍珠奶茶。我就真的很愛喝，而且這也沒甚麼科學根據，醫生都說孕婦可以喝茶了，只是不要喝太多。我就不管他，喝的時候就不要被看到，不要視訊，不要拍照打卡就好了〔…〕視訊打來就先不要接，有什麼事情晚點用文字訊息回就好。

[ QS ]



生病狀態不好的時候會注意不想被看到，就故意用語音。語音比視訊好，視訊看得到我。

[ STL ]

視訊被認為是媒介豐富度最高，因此是首要要避用的傳播工具。除了關於自己身體的照護會被監控，對小孩的照護也會被監控，因此，當預期到監控會發生時，除了呈現自己身體的視訊需要避免之外，呈現小孩的身體時也會選用媒介豐富度較低的工具。這是由於懷孕時其母職的照護勞動主要是對孕婦自己的身體（包含胎兒），然而產後的母職照護勞動義務對象則是初生兒，因此受監控的身體也自孕婦轉至初生兒：

視訊他就說小孩很醜，或是看他在哭，捨不得，長輩看到也會捨不得。那之後我就乾脆用拍照的，等小孩漂亮一點好看一點的狀態我拍照上傳 FB 就好了。

[ STB ]

第三，也有受訪者在進行遠距家庭通訊時，採取選擇性的情感呈現作為策略。

我會報喜不報憂。何必讓他擔心。

[ EM ]

產後其實有點憂鬱。我在這邊沒人幫忙照顧小朋友，又是第一胎，他也不在，有很多抱怨，小朋友那時也有狀況。這些都不太跟他說，不然就輕描淡寫。他在那邊也沒辦法幫忙，讓他知道我手忙腳亂他搞不好反而不開心，就是一個技巧。

[ SC ]

自己身體或子女身體若是情緒不佳，許多受訪者選擇不在跨國家庭通訊中揭露。一方面這被描繪為是照護配偶情感的一種情感勞動（不要讓對方擔心），另一方面，這也是逃避配偶對她跨國從事母職的監控的方法（配偶知道自己照護出生兒手忙腳亂的話會不開心）。

## 陸、結論

本文研究發現聚焦於兩個面向，第一是國家對於生育旅遊的治理，第二是家庭中的生育勞動分工在這種跨國生育形式中的態樣。關於第一個面向，國家的治理，本研究發現國家的介入可以分為兩個層次，第一是國家在國界之上出入境口針對參與赴美待產的女人的治理，第二是國家在國界之內以生育旅遊相關業者為主要對象的治理。國界之上出入境口的國界管理是非常新自由主義式的，即，若是你經濟自主且資本累積能力高，則國界歡迎你進來。這種新自由主義式的國界邏輯看似以性別中立的語言寫成，實則有其性別面向：女人的生殖性被標誌為國家的財務風險。這些跨國參與生育旅遊的女人被國界管理者依年齡、婚姻狀態等分類檢查其生殖可能，高生殖可能者再依資本能力分類檢視，篩檢出好的生殖性和壞的生殖性。這個高度浮動的分類實踐，在赴美生育女性之中建構出一種特殊的法律地位主體意識，即，指認自己的法律地位是浮動的。這種模糊的法律地位主體意識有幾種特徵：第一，它是一種高度身體化的主體意識；第二，它也是一種階級化的主體意識；第三，它有時也是一種種族化的主體意識。

而國界之內的治理則是自 2013 年來歷經一系列逐漸緊縮的變遷，由隱形化的移民議題上升為罪犯化生育旅遊的治理，參與治理的單位也由地方政府上升為中央政府。這些治理主要針對生育旅遊業者，然而生育旅遊的業者由於面對緊縮的查緝也開始限縮赴美待產者在美國居留期間的每日空間經驗，並產出新自由主義式的空間論述（如：建議產婦去私人空間和消費空間等需付費的空間，限縮產婦在免費的公共空間的活動等）。<sup>3</sup>雖然國界之內的治理政府並未主要針對產婦本人進行治理，然而，私部門詮釋和再製政府的新自由主義國界邏輯，並轉介給赴美生育的女人。

在家庭與生育勞動分工方面，許多受訪者起初沒有意願赴美獨自承擔法律風險和醫療健康風險，但其後因各種原因而轉而接受，這包括了：先生或其他家人使用母職的倫理論述來

---

<sup>3</sup> 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查緝和起訴都針對月子中心。除了 2015 年 5 月時，十位赴美待產女性由於承諾作為證人指證月子中心因此承諾留在美國，但卻返回中國，聯邦政府因而通緝這些赴美待產者。

說服、先生負責蒐集法律資訊、先生負責安排法律風險較小的居住安排等。這些由先生來負責降低法律風險的居住和行動安排，也限縮了這些女性的空間自主。

懷孕和生產階段已經普遍被認為是夫妻雙方共同需要參與的勞動，特別是懷孕時期女性身體和情感的照護，被認為是先生的主要勞動義務。跨國生育使得先生在中多數時間被抽離出這個義務，而受訪者使用各種傳播科技創造虛擬的共存的經驗來滿足生育階段中家庭照護勞動分工的期待。然而，虛擬的共存所帶來的這些滿足是有限制的，首先，使用傳播科技的時間和空間脈絡會限制虛擬的共存感所帶來的親密感，其次，母親從事生育勞動的時間也會限制傳播科技的使用時間，最後，跨國的文化適應也影響了母親近用科技的能力。

另一方面，虛擬的共存除了是一種重構家庭親密的經驗，它同時也是一種情感勞動，特別是關於懷孕女性的情感勞動：懷孕的身體作為一種親密的景觀，懷孕女性被期待要透過呈現這個身體來建立起配偶和胎兒的親密感。而在跨國的情境之下，使用傳播科技成為這種情感勞動的義務，母親被期待要透過呈現懷孕的身體來創造胎兒與配偶的虛擬共在。懷孕女性的身體在跨國家庭虛擬共在之中有時也被監控，從身體的健康到身體的空間移動，傳播科技所創造的虛擬共在成為再次把跨國女人的身體送回家監控的方式。然而，許多受訪者採取了各種傳播科技使用策略來逃避這些監控，這包括了：使用時間的策略、選用媒介豐富度低的工具的策略、傳播內容的篩選策略等。

## 參考文獻

- 丁曙，2013，〈洛縣通過取締非法月子中心〉。星島日報，10月7日。
- 曾嫵芬，2005，〈誰能打開國界之門：台灣移民政策的階級主義〉。《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1: 73-108。
- 陳美華，2010，〈性化的國境管理：「假結婚」查察與中國移民／性工作者的排除〉。《台灣社會學》19: 55-105。
- 黃宗儀、胡俊佳、賴彥甫，2014，〈從人口政策到排他論述：內地孕婦赴港分娩與出生公民權的文化政治〉。《台灣社會研究季刊》95:179-220。
- 藍佩嘉，2008，《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台北：行人出版。龔宜君，2004，〈跨國資本的性別政治：越南台商與在地女性的交換關係〉。《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5: 101-140。
- 龔宜君，2004，〈跨國資本的性別政治：越南台商與在地女性的交換關係〉，《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5: 101-140。
- Anderson, B., 2001, "Reproductive Labour and Migr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th Metropolis Conference, Rotterdam, Netherland, November 26-30.
- Baldassar, L., 2007, "Transnational Families and Aged Care: the Mobility of Care and the Migrancy of Aging."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3(2), 275-297.
- , 2008, "Missing Kin and Longing to be Together: Emotio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presence in Transnational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29(3), 247-266.
- Chang, C., 2013, "In suburbs of LA, a Cottage of Birth Tourism." In *Los Angeles Times* (Date visited: Jan 3, 2013).
- Chee, M. W. L., 2003, "Migrating for the Children: Taiwanese American Women in Transnational Families" in *Wife or worker? Asian women and migration*, edited by Piper, N. and Roces, M.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Climo, J., 1992, *Distant Parents*.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Davies, K. and Boyle, L., 2013, "Maternity Hotel for Chinese Women to Give Birth to US Citizens is Found in the Back of California Hotel." In *Daily Mail* (Date visited: March 14, 2013).
- Fanning, B. and F. Mutwarasibo, 2007, "Nationals/non-nationals : Immigration, Citizenship and Politics in the Republic of Ireland."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0 (3):439-460.
- Foucault, M., 2003,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5 - 1976*. Edited by Mauro Bertani and Alessandro Fontana. Translated by David Macey. New York, NY: Picador.
- Gorman, S., 2015, "Federal Agents Raid Suspected 'Maternity Hotels' in California." In *Reuters* (Date visited: March 3, 2015).
- Hamilton, G, 1996, "Overseas Chinese Capitalism." Pp.328-342 in *Confucian Traditions in East Asian Modernity: Moral Education and Economic Culture in Japan and the Four Mini-Dragons*, edited by Tu, W.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rrington, J. A., 2005, "Citizenship and the Biopolitics of Post-nationalist Ireland."
- Hondagneu-Sotelo, P. and Avila, E., 1997, "I'm here, but I'm there: the Meanings of Latina Transnational Motherhood." *Gender & Society* 11(5), 548-571.
- Huang, S. and Yeoh, B. S. A. (2005) "Transnational families and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China's 'study mothers' in Singapore", *Global Networks*, 5(4), 379-400.
- Johanson, M., 2013, "Birth Tourism: LA's Maternity Hotels Enrage Residents, but are they Illegal?"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Date visited: Jan 30, 2013)
-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32(3): 424-449.
- Kanaaneh, R. A., 2002, *Birthing the Nation: Strategies of Palestinian Women in Israel*.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im, V. and Shyong, F., 2015, "Maternity Tourism' Raids Target California Operations Catering to Chinese." In *Los Angeles Times*, (Date visited: March 3, 2015).

- Kim, V., 2015, "Witnesses in 'Maternity Tourism' Cases Charged with Fleeing U.S." In *Los Angeles Times*, <http://www.latimes.com/local/lanow/la-me-ln-maternity-tourism-charges-20150430-story.html> (Date visited: April 30, 2015).
- Lan, P, 2008a, "Migrant Women's Bodies as Boundary Markers: Reproductive Crisis and Sexual Control in the New Ethnic Frontiers of Taiwan."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33(4): 833-861.
- , 2008b, "New Global Politics of Reproductive Labor: Gendered Labor and Marriage Migration." *Sociology Compass* 2(6): 1801-1815.
- Lentin, R, 2004, "Strangers and Strollers: Feminist Notes on Researching Migrant M/others."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27: 301-314.
- Ley, D, 2010, *Millionaire Migrants: Trans-Pacific Life Lines*. Oxford: Wiley-Blackwell.
- Lorber, J., 1994, *Paradoxes of Gender*. New He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McClintock, A. 1995, *Imperial Leather: Race,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Colonial Contest*. New York: Routledge.
- Medina, J., 2011, "Officials Close 'Maternity Tourism' House in California." In *The New York Times* (Date visited: March 28, 2011).
- Mullally, S., 2005, "Debating Reproductive Rights in Ireland." *Human Rights Quarterly* 27(1): 78-104.
- Newcomb, A., 2013, "Los Angeles County 'Birth Tourism' Complaints Spike." In ABC News (Date visited: Jan 29, 2013).
- Nonini, D. and Ong, A., 1997, "Introduction: Transnationalism as an Alternative Modernity." Pp.3-36 in *Ungrounded Empir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edited by Ong, A. and Nonini, D. New York: Routledge.
- Olds, K, 1998, "Globalization and Urban Change: Tales from Vancouver via Hong Kong." *Urban Geography* 19: 360-385.
- Ong, A, 1999,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 2006, *Neoliberalism as Exception: Mutations in Citizenship and Sovereign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Parreñas, R., 2005, “Long distance intimacy: class, gender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mothers and children in Filipino transnational families.” *Global Networks* 5(4), 317-336.
- Rose, N., 1999, *Powers of Freedom: Reframing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hachar, A., 2009, *The Birthright Lottery*.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hen, H. 2005. “ ‘The First Taiwanese Wives’ and ‘the Chinese Mistresses:’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in Familial and Intimate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Global Networks* 5 (4): 419-437.
- Shuman, P., 2013, “Birth Tourism: is US Citizenship for Sale?” In *Fox News* ( Date visited: Sep 19, 2013).
- Sparke, M, 2004, “Passports into Credit Cards: on the Borders and Spaces of Neoliberal Citizenship.” Pp. 251-283 in *Boundaries and Belonging*, edited by Joel S. Migd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oler, A., 1995, *Race and the Education of Desire: Foucault’s History of Sexuality and the Colonial Order of Thing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 Tormey, A., 2007, “ “Everyone with Eyes Can See the Problem” : Moral Citizen and the Space of Irish Nationhoo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45(3): 69-100.
- United Nations, 2009,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General Assembly Official Records 46<sup>th</sup> Session, supplement No. 38.
- Varsanyi, M. W., 2008, “Rescaling the “Alien,” Rescaled Personhood: Neoliberalism, Immigration and the State.”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98(4), 877 – 896.
- Waters, J. L, 2002, ‘Flexible Families? “Astronaut” Households and the Experiences of Lone Mothers in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3(2): 117-133.
- , 2005, “Transnational Family Strategies and Educ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Diaspora.” *Global Networks* 5(4):359-377.
- , 2006, “Geographies of Cultural Capit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Family Strategi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Canada.”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1(2): 179-192.

Yuval-Davis, Nira, 1997, *Gender and Nation*. London: Sage.

Zhou, M., 1998, "Parachute kid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the educational experience of Chinese children in transnational families." *Educational Policy* 12(6): 682-704.



#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

## 心得報告

日期：105 年 5 月 1 日

計畫編號	103-2410-H-004 -003 -MY2		
計畫名稱	赴美待產:生育旅遊與跨國主義		
出國人員姓名	康庭瑜	服務機構及職稱	政治大學新聞系
出國時間	104 年 7 月 9 日至 104 年 7 月 23 日	出國地點	洛杉磯
出國研究目的	田野調查		

### 一、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此次移地研究進行了以下幾項研究工作：

第一，在加州訪談正在該地待產或甫生產完的產婦；

第二，訪談加州當地相關產業的業者和服務提供者，包含：產婦

所雇用的司機、月子中心所雇用的司機、月嫂(照顧新生兒、

負責月子中心清潔工作和照顧產婦飲食的工作者)、月子中

心租用的社區和房屋的地產經營者；

第三，訪談美國與生育旅遊相關的國界管理單位；

第四，參與觀察，包含州當地專營台灣和中國待產婦的月子中心和待產中心、醫院，並隨著待產婦拜訪她們日常生活的活動空間如當地社區公共空間、街道、社區超市、公園、較遠的購物中心等。

## 二、研究成果

本次移地研究延續前一年的架構，主要有兩方面的工作重點：

第一，持續增加赴美待產者和相關業者的訪談資料；第二，訪談美國的國界管理單位；第二，2015年初美國對於生育旅遊的執法有了重要的新進展，開始以中央層級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ICE）和刑事法律（如：Fraud）來進行國界之內的查緝，本次移地研究蒐集這種新執法架構開始後，對於赴美待產者和業者分別造成何種影響。

本次移地研究後，本研究的資料蒐集工作進入尾聲。總的來說，此次田野資料蒐集的發現，聚焦於以下幾點。第一，釐

清生育旅遊之中，國家在國界之上的治理者和治理模式，以及赴美待產者對其回應。第二，釐清生育旅遊之中，國家在國界之內的治理者和治理模式，以及地方公民組織和地方業者在促成這些治理之中扮演的角色，此外也釐清赴美待產者如何回應和經歷這些治理，而她們的這些經驗如何由國家的治理者、地方公民組織和地方赴美待產相關業者共同構成。

### 三、建議

無

### 四、本次出國若屬國際合作研究，雙方合作性質係屬：(可複選)

- 分工收集研究資料
- 交換分析實驗或調查結果
- 共同執行理論建立模式並驗證
- 共同執行歸納與比較分析
- 元件或產品分工研發
- 其他 (請填寫) \_\_\_\_\_

### 五、其他

無

#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 告

日期：105 年 5 月 1 日

計畫編號	103-2410-H-004 -003 -MY2		
計畫名稱	赴美待產:生育旅遊與跨國主義		
出國人員姓名	康庭瑜	服務機構及職稱	政治大學新聞系
會議時間	104 年 8 月 25 日至 104 年 8 月 28 日	會議地點	布拉格
會議名稱	(中文)第十二屆歐洲社會學會議 (英文)12 <sup>th</sup>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發表題目	(中文)監控生殖的身體: 生育旅遊的治理與道德恐慌 (英文) Policing reproductive bodies: the moral panics and border management of "birth tourism" in the US		

## 一、參加會議經過

本次參加研討會，論文發表在 RN35-Sociology of Migration 場

次，獲得許多寶貴的意見，包括：當新自由主義式國界邏輯面臨來自內部排外主義的挑戰時，這種國界治理開始產生其矛盾之處；以及，生育旅遊在最新的美國政治論述之中有新的種族化模式等。相關稿件已參考這些意見修改為期刊稿件，預計投稿於國際遷移研究的重要期刊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同場次的許多論文發表也觸及許多對本研究有所啟發的面向。包括了當代國界治理中的身體政治趨勢（分析國家對跨國移動者所進行的疾病管制，以及其中的地理與種族想像）、後金融海嘯時期新自由主義如何滲透入許多國家的國界治理當中、國家如何想像未成年人的入境（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國家如何想像母職）等。

此外，本次研討會的演講人邀請到 Zygmunt Bauman 和 Arlie Hochschild，提及歐洲當前面臨的跨國難民遷移的現象，並討論了歐洲和美國相應的極右派興起和相應的情感政治等問題。這些議題都與我目前所進行的遷移研究密切關聯，對本研究以及對於我長期的研究關懷來說非常有助益。

## 二、與會心得

感謝科技部支援出席國際會議。本次會議和幾位在英國的國際遷

移學者會面討論, 獲益良多。

###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 **Policing reproductive bodies:**

#### **The moral panics and border management of birth tourism in the US**

Birth tourism is an emerging phenomenon in the US. This study is based in Los Angeles. It adopts documentary analysis of policy paper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with birth tourists, maternity hotels for birth tourists and relevant authorities. Whil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dopts a relatively neutral and inclusive discourse when commenting on this phenomenon,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identify surveillance on the birth tourists' reproductive bodies in many forms.

These pregnant women are subject to the policing gaze of the state, civil society and their families. Firstly, with regard to the state, border management authorities scrutinize travelling women's reproductive status and categorize reproductive women according to their race and class. Secondly,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also work with local authorities to monitor the daily spatial experiences of the pregnant birth tourists in LA. City authorities are urged to conduct additional checks on the maternity hotels for birth tourists, thus creating two more actors participating in the surveillance of birth tourists' bodily mobility. On the one hand, maternity hotel owners seek to limit the birth tourists' spatial mobility to primarily privatized, consumers' spac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family members of birth tourists reproduce the policing discourse of the state by discouraging these women from exploring the public space in the destination country based on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reproductive women's vulnerability and the perceived hostility in LA.

Keywords: birth tourism; migration; border management; reproductive labour

### 四、建議

無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會議議程與大會論文摘要

六、其他

無

# 科技部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

日期:2016/05/30

科技部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 赴美待產: 生育旅遊與跨國主義
	計畫主持人: 康庭瑜
	計畫編號: 103-2410-H-004-003-MY2      學門領域: 社會變遷與發展
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103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康庭瑜		計畫編號：103-2410-H-004-003-MY2				計畫名稱：赴美待產：生育旅遊與跨國主義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備註（質化說明： 如數個計畫共同成果、成果列為該期刊之封面故事...等）	
		實際已達成數（被接受或已發表）	預期總達成數（含實際已達成數）	本計畫實際貢獻百分比			
國內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0	100%	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1	1	100%		
		專書	0	0	100%	章/本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本國籍）	碩士生	2	2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國外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0	100%	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3	3	100%		
		專書	1	1	100%	章/本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外國籍）	碩士生	0	0	100%	人次	
		博士生	1	1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 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 、獲得獎項、重要國 際合作、研究成果國 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 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 字敘述填列。）		無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科教處計畫加填項目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 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 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 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100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500字為限）

在2015年底，一名預計赴美待產的孕婦在台北飛往洛杉磯的班機上產子，經新聞披露，引發大眾媒體和各種新媒體上的公眾意見對於赴美待產的注意。這些討論多數聚焦於赴美待產女性的道德危機，這些再現包括了「不負責任的母親」、「貪小便宜的女人」、「缺乏國族忠誠的女人」、「利用孩子鑽法律漏洞的女人」等。在這樣的再現背後，本研究指出的是，究竟是怎樣的母職、家庭和國家的結構，讓這些懷孕的女人即使面對潛在的道德風險，仍懷有跨國生育的慾望，而這種跨國生育的慾望，使她們在道德風險之外也落入怎樣的法律風險，並追問這個風險在家庭中的性別化分配。

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的發現並未直指種族論述在生育旅遊的國界管理中的重要性，但這並不表示種族排他主義在美國脈絡的生育旅遊討論中不存在。過往文獻討論種族排他主義與生育旅遊的研究，聚焦於媒體再現或公眾人物的相關發言，而本研究的研究問題聚焦於政府部門的公開文件與政府部門的訪談——在公部門文件和正式訪談中，這些法律政策與實踐都被嚴謹的用政治正確且種族中立的語言來描繪。未來研究可在美國的媒體再現和公眾討論之中分析種族在這些論述中的重要性。此外，本文討論自台灣赴美的生育旅遊者的經驗，本資料未能與其他種族的赴美生育者經驗相比較，未來研究可考掘自其他國家出發的生育旅遊者的經驗，比較當中對不同種族生殖性的經濟潛力的建構。